

用书香带出一门好家风

□ 钱国宏



《对手》：谍战戏里的生活流

□ 一辉

37集谍战戏《对手》，以出人意料的人物设定与剧情设定，引起初期观众的好奇与关注。在前两集密集的剧情介绍输出之后，从第三集开始，稳定的叙事节奏和较高水平的气氛控制，使得后期观众可以更好地进入到故事与角色世界当中，在社交网络上，也引发了诸如“贫穷版史密斯夫妇”这样的话题热搜。

《对手》的编剧为王小枪，他是豆瓣评分7.9《面具》的编剧，也是9.1分《功勋》的主创之一，导演卢伦常来自香港，代表作有《媳妇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密使》等，他曾与王小枪合作过《密使》《小大夫》，是老搭档。郭京飞、谭卓、颜丙燕、宁理等组成的主演阵容，也是该剧必看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《对手》的故事背景被设置为虚构的海边城市厦州，从剧情中出现整顿教培行业等信息来看，在时间线上，可以认定为近几年甚至于线索可以延续到现在进行。但剧作因为时有3名境外间谍年轻时的经历回放，在叙事上该紧张时紧锣密鼓，该放松时也有人间烟火，这冲淡了故事距离当下太近而造就的某种压迫感，使得《对手》兼具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回望、对当下生活的精雕细琢、对将来的一种美好诉求等，是一部立体感较强的品质剧。

在谍战类型细分上，《对手》是一部聚焦国家安全领域的作品，也是创作难度较高的题材，如何在保护好国安工作相关特征与机密的前提下，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国安工作的重要性，以及国安工作者的付出与牺牲，这成为对《对手》的一个挑战。对此该剧主创团队选择了“生活流”叙事的创作手段，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，把人物与情节推送到观众视野里，观众反馈的观感也证实，这样的故事，不仅给谍战剧创作带来了创新，也给观众内心制造了更为强烈的冲击。

谍战剧采取“生活流”叙事，此前已经有作品进行了尝试，其中个别作品可能冲淡以及戏剧化强度有可能被弱化等顾虑，在使用比例上有些小心翼翼。这次《对手》在谍战戏与“生活流”方面，进行了大胆的配比，大概可以用“5:5”的比例来概括。不乏有观众表示，《对手》的“抓间谍”故事拍得有节奏，由家庭婚姻、子女教育、社会观察、市井烟火等组成的日常

生活叙事，也经常让人看得或莞尔一笑或心惊肉跳。

作为厦门市国家安全局的优秀侦察员，颜丙燕饰演的段迎九，在单位是眼光犀利、看人独到、过目不忘、雷厉风行的骨干人员，但回到家庭里，等待她回家的丈夫，与她有很远距离感的儿子，衬托出她“女强人”的另外一面。《对手》的诸多细节展示了段迎九作为女性对于家庭生活的渴望。

郭京飞与谭卓饰演的潜伏间谍李唐、丁美兮，因为长期生活在厦州，他们早已融入了当地的生活，李唐是出租车司机，丁美兮是中学语文老师，只有在“上级”林彧（宁理 饰）出现的时候，他们的间谍身份才被唤醒，身不由己地去执行任务。他们对安稳日子的向往，要远远高于当间谍所获得的那份迟迟得不到兑现的报酬。

剧作对于这两人的矛盾心理，也进行了可信性较强的铺垫，他们早年特定时受了残酷的PUA，执行命令成了本能的被动反应，所以当丁美兮在剧刚进行到三分之一时就崩溃的对李唐说“我们去自首吧”时，观众也能由衷地感到，间谍在一个受保护、安全、又秩序的环境下，承受的压力有多大。

剧名为《对手》，故事确实也树立起了“对手”的架构，作为“猫”的国安人员与作为“老鼠”的间谍，同为女性的段迎九与丁美兮，作为同伙的李唐与他的“上级”林彧，间谍夫妻李唐与丁美兮，正反面角色背后两个家庭内部等各个层面，都绷紧了“对手”关系这根弦。就连当年潜伏进厦州的间谍人数为三人，编剧也对仗式地让段迎九招聘了三名国安新人之对应。有“对手”才有戏剧张力，《对手》用足了这个概念，但没有夸大这个概念，剧作内部隐藏着“静水深流”般的创作情绪，可以被观众捕捉到。

《对手》是一部经过深思熟虑创作出来的作品，剧作凝聚着主创对谍战戏的深度理解，融合了他们对国家与人民安全守护者的深沉情感，同时也表达出了对美好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一强大的价值观。谍战剧需要这样的创新，国产剧也需要这样多层次、立体化的叙事创作。



母亲的手机

□ 马亚伟

母亲搬到我这里住的第二天，就让我生了一肚子气。

我晚上睡眠不好，所以有午睡的习惯。那天我刚刚睡着，就听到母亲的手机响起来。她用的是老年机，音量巨大。我被惊醒后，生气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的手机不能把音量调小一些吗？你也知道，我睡眠不好，刚睡着就被你这破手机吵醒了！”母亲像做错事的小学生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也不调手机，音量一直是这样的。”我抢过母亲手中的手机，摆弄了半天，也没找到调音量的功能。老年机的功能很少，母亲用的又是最便宜的。我气呼呼地说：“这是什么破手机，算了，本来也没几个人给你打电话，以后你告诉别人，不要中午打电话了！”

母亲的手机联系人只有十几个，经常给母亲打电话的，就是我的两个妹妹，其余的人就是偶尔打一次。那天下午，我听到母亲在给妹妹打电话：“以后你给我打电话，千万不要中午打了，你姐中午要睡觉。她晚上睡不好，中午再被吵醒，多难受……”母亲千叮万嘱咐。我有些惭愧了，反省自己对母亲的态度，觉得太过分了。我有心给母亲道歉，又不好意思开口。最亲的人之间反而说不出道歉的话。我只好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吵醒我也没事，你别给妹妹小标题大做了。”母亲笑笑说：“睡觉是小事，你这阵睡不好，看着都没精神。”

那次以后，母亲的手机再也没响过。不仅如此，我午休这段时间，母亲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吵醒我。有一次我睡醒后起床，看到母亲光着脚要去卫生间，她解释说：“光着脚走路没声音，怕吵醒你嘛！”看着母

亲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我心里忽然酸酸的，眼泪要流下来了。

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傍晚，妹妹打来电话。“姐，妈一个下午都没开手机吧？兰姨找到我这儿了，说她打了一下午电话也没打通。前几天也打电话了，也没找到她。她们几个老姐妹聚会呢，这次就差妈没去……”放下电话，我赶紧向母亲了解情况。

原来，这段时间每到中午，母亲就会提前关机，生怕吵到我午休。母亲忘性大，关机后经常忘记开，很多时候到晚上才想起开手机。还有一次，整整两天都忘了开机，错过电话就成了必然的事。兰姨是母亲的中学同学，她们关系很不错，早就计划着与几位要好的老同学聚一聚。这段时间她们都在等外地的一位同学，她回老家就来。好不容易等到那位老同学回来，可母亲又错过了聚会。我想起前段时间，母亲曾很神往地对我说：“真想见见那几个老同学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她们老成啥样了。”可是因为母亲关机，错过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聚会。

母亲的圈子本来就小，生活不够丰富，错过这次聚会该有多遗憾。我感到有些惭愧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错过了这么重要的事，都怪我！”母亲却呵呵地笑着说：“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你能睡着觉，没啥事比这件事重要了！”我听了母亲的话，鼻子酸酸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

著名作家梁晓声说过：“最好的家风，一定是有读书传统的家风。”回看我家的发展历程，我愈加认定这句话的正确性：多年来，我家祖孙三代人在母亲的“书风”带动、培育下，形成了良好的家风。而良好的家风，又改变了全家人的生活和命运。

母亲今年90岁，虽是一位农村老太婆，但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所以她一生以读书学习为乐。从我记事起，就经常看到母亲忙完家务后，在灯前月下读书。她读书有一个习惯：边读边诵出声。母亲说，这样读书，更有助于集中精力，增强记忆。我未上小学前，就一直跟着母亲读家里的各种藏书。我的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也是从小便接受了母亲的熏陶，爱上了读书。我和哥哥、姐姐勤工俭学换来的钱，几乎都买了书，在村中，我家的藏书是最多的，简直可以开一个“村级图书馆”。在母亲的引领和熏陶下，我们兄弟几人都是村里的

我们的时代需要“人民文艺”，就是文艺创作要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”，为人民抒情、为人民抒情、为人民抒情。文学艺术创造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、为谁立言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。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，只有扎根人民，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，观照人民生活，表达人民心声，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、描绘人民、歌唱人民。

文艺应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”，为人民抒情、为人民抒情、为人民抒情。这告诉我们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是时代的雕塑者。这就决定了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，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是为了人民。

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、一千条，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。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，艺术之树才能常青。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创新激情。离开人民，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、无病的呻吟、无魂的躯壳。一切有抱负、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的脚步，走出方寸天地，阅尽大千世界，让自己的心永

“小学究”，地头、树荫下、广场上，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读书的身影；村民家中有了大事小情，也都习惯性地让我们兄弟几个帮忙：写家信，写对联，写买卖合同，修改孩子的作文，遇到了难事也找我们帮着“排解”……我家也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“书香门第”。

我的哥哥、姐姐成家有了孩子后，老妈“升格”为奶奶。侄辈、外甥们长到五六岁时，老妈戴着老花镜，又带领她的孙辈们读起书来。我家藏书很多，基本都是国学经典，如《全唐诗》《全宋词》《李太白全集》《古文观止》《菜根谭》《增广贤文》《幼学琼林》等，还有很多文化、旅游、历史方面的书籍。老妈一有空闲就给小字辈们读书。老妈一有空闲就给小字辈们读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散文和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。小字辈们上小学一年级时，就已经会背唐诗100多首了，这让老师们很是惊诧。

读书，成了全家人生活中一项

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在母亲的熏陶和影响下，我们这一代和孙辈一代，都潜移默化地喜欢上了读书：读长篇，读经典，读国学，读人世间的沧桑巨变……节假日，家人聚会时必有一个保留节目——祖孙三代21口人坐在一起，你出诗我对句，玩“诗词接龙”和“国学经典大PK”的游戏。家人们在欢笑声中重温了国学，学到了知识，接受了文化的熏陶。为了推动家族中的读书热潮，老妈还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和我们给的赡养费，换成了各种各样的奖品，如学习机、10万个为什么丛书、图书馆借书证等，奖励给家中的读书优胜者。

读书，像一味催化剂，我们兄弟四人中，有三个考上了本科院校，一个考上了专科学校。我借助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散文和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。小字辈们上小学一年级时，就已经会背唐诗100多首了，这让老师们很是惊诧。

我们的时代需要“人民文艺”

□ 许民彤

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。

我们的时代需要“人民文艺”，就是文艺作品的创作，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。今天，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，我们的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时代活剧，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景象，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，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，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。人民的生活、命运、情感，人民的心愿、心情、心声，文艺工作者需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，去观照，去表达。

我们的时代需要“人民文艺”，指出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是，走入生活、贴近人民，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，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，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，而且，这也是能够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的主要条件……这正像雨果所说“人民的心灵与天才作家的灵魂相互沟通交流竟能发出多少光明，那是任何人都预料不到的。人民的心与诗人的心互相结合，就会成为蓄存文明的伏特电池……”

文艺应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”

“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”，这是文艺的人民性问题，这是带有根本性、方向性、原则性的文艺重大问题。这不禁使我们想到当下文艺界存在着的种种脱离生活、脱离人民的问题。有的作家没有很好地深入生活，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都不到位，只能玩点小技巧，或远离自己生活的内容，凭空写些历史题材。有的写他老家那点儿生活经验；或者道听途说一些故事进行编造。有的在书斋里，热衷写玄幻、穿越这类“空心”作品；有的仅仅靠新技术、互联网或大数据找灵感写故事。有的过着别人过过的“二手”生活，甚至“三手”生活。有的面对文学的功利倾向，存在着文学浮躁的心态，存在着文学信念和文学理想的困惑。文艺需要的心灵状态、情感状态、生活状态都游离于人民生活，自然就谈不上创作出什么优秀作品、大作品。

我们的时代需要“人民文艺”，就是说，文艺作品是为人民创作的，艺术创作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里。“人民文艺”，是优秀文艺工作者的最大属性和第一宗旨，要作为使命一代代传承下去。文艺“以人民为中心”，就是要了解人民

的编辑呢！弟弟的女儿不但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，还一举夺得小域文科高考状元。

“欲高门第须为善，要好儿孙必读书”。感谢老妈，感谢读书！老妈的阅读，不但使全家人形成了阳光向上的正确“三观”，带出了一门勤俭持家、和睦相处、宽容礼让、奋发进取的好家风，还使一家人饱受文字的滋养，尤其接受经典的熏陶，在丰富自身文化底蕴的同时，也廓清了生活的视野，放大了个人事业的“格局”。而今，小字辈们的下一代也出生了，耄耋之年的老妈重新披挂上阵，又开始为她的“重孙辈”们捧读、续写家风了。我们兄弟几人也都愿意接过老妈手中的读书接力棒，让读书的好习惯陪伴终生，让良好的家风染香家庭。



群众，这样才能够创作出具有火热生活气息、走进人民心坎里的好作品。只有真正将人民装在心中，用心体会温暖的细节，才能更好地为人民代言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社会基层，到火热的生活第一线，到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中，切实调研、了解、感受人民群众所喜所忧和所思所想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“假大空”的标语口号和脸谱化，真正传达出时代的脉动、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的心声。

我们的时代需要“人民文艺”，这一文艺的人民性，是我们优秀的文艺传统。这个优秀的文艺传统，崇尚的是忧患现实，关注社会，关怀人生，关心人的精神世界，关注人的道德伦理，叙写人与人之间的温暖，人的内心柔软的部分。因为文艺的人民性，这样的文艺创作中，才有信念，有爱，有善；有温暖，有光明，有希望；有家国感，有民族魂，有国计民生；有心声，有呼唤……



邵世新 摄影



老行当里的时代情怀

——读《百工记》

□ 刘学正

磨刀、錾碗、补缸、打铁、钉马掌、编蓑衣……曾经遍布街头巷尾的老行当，随着时代变迁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然而，在某些地方，依然有一群执著的老手艺人，坚守着自己的传统技艺。兼具作家、摄影家双重身份的潘伟，一手纸笔，一手相机，游走全国各地寻访手艺人，并对拍摄到的200余幅实景照片，整理、分类、撰文，最终结集成为《百工记》。翻阅其间，可以让我们一窥原汁原味的民间风情，感受淳朴而厚重的时代情怀。

该书内容涉及民间百业，既有视作“民生之本”的耕田、牧牛、晒盐，也有彰显“一技之长”的刻碑、制墨、吹糖人，更有堪为“江湖营生”的耍皮影、摆残局等。这其中，潘伟收录了不少行将消失的、“非遗”级别的老行当、老手艺，它们曾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物什。

行走乡间，哪怕是一件铁器、一张草席、一双布鞋，都凝聚着手艺人的极致追求。“边纳鞋底，边守摊，针脚密，工夫长，不计生意，但度日辰。”《纳鞋底》中，几位依墙根而坐的老太太，身边摆满了手工制作好的布鞋，脸上流露出岁月沧桑后的恬淡。日常女红，总剩些碎布边角，扔了可惜，就用来纳鞋底。得先熬米浆半锅，在板上浆贴碎布，纵横交错，层层浆粘，重叠若干层……“千层底”，哪一层都合糊不得。老行当的背后，是充满了烟火气的生活，也是对匠人精神的传承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有些老行当的用途发生了变化，由实用价值转变为精神寄托。《卖灯盏》里的老人，祖传三代做灯盏，现在都用上了电灯了，却依然年销灯盏数千个。原来，在当地，点灯不只为照明，还会用来“做事”——结婚、生子、搬新居，都要取其“添丁、入

伙”的美好寓意。技有高低，业无贵贱。无论是“上刀山”的杂技师傅，还是拔火罐、割鸡眼的街头游医，各有聊以糊口的门道。潘伟在《拔火罐》一文中说，腰酸腿疼，百姓不觉是病，不上医院，只找街边郎中拔火罐。罐具信手拈来，茶罐、药罐、饮料罐皆有。但见郎中点燃纸片，放入罐中，纸烧毕，速将罐口紧压患处，即被紧紧吸住。虽是“雕虫小技”，倒也方便了四邻，很受老顾客欢迎。而穿乡走村的卖货郎、除刀人、阉猪匠，也同样得到了乡民们的尊重。

老行当，凭的不只是技艺，更有一份人情味在里头。诚如《卖葵扇》中，面对少年“家家都有风扇、空调，还有人买葵扇吗？”的疑问，卖葵扇老人回答道：“用惯了葵扇，我不卖，街坊去哪里找？”一把廉价的葵扇，拿在手中，摇出来的，有清凉的风，有

儿时的夏夜，有母亲针线筐箩里的故事。

《百工记》既是一部行业影像志，也是一部社会生活志，从手工制作到机械量产，从乡野集镇到摩登都市，老行当里留存着我们曾经的生活，旧物什上铭刻着一代人的光阴。历史从来不是冰冷而抽象的概念，镜头下的民间劳作，凝结着智慧与心血，传递出物质生活的内在温度，让人回味无穷，倍感亲切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老行当或会变得无处可寻。然而，依托民间物事的影像和讲述，尽可能唤醒全民记忆，延续这份独特的人文精神，便足以慰藉远去的时光。

